

陈省身与郑士宁的爱情传奇

在数学的殿堂,有一对情侣——陈省身与郑士宁,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道美丽的方程,简单而充满深意。在陈省身生前的著作中,他深情地写道:“我必须提及我的夫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无论是战争年代抑或平时时期,无论在顺境抑或逆境中,我们相濡以沫,过着朴素而充实的生活,我在数学研究中取得之成就,实乃我俩共同努力之结晶。”

乘龙快婿

1930年,陈省身从南开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攻读研究生学位。因才华出众,数学系教授郑桐荪对他格外关注。其女儿郑士宁在东吴大学生物系就读,他希望陈省身能做自己的乘龙快婿。

郑桐荪的心思,好友杨武之(杨振宁之父)教授看出来,于是和夫人一起充当红娘。其时,陈省身正准备出国留学,他承诺,回国后再谈终身大事。

1937年,全面抗战已经打响,陈省身学成归国,来到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那一年,郑士宁已从东吴大学毕业,也来到长沙。由师长们穿针引线,两个年轻人相识了。

通过几次接触,一种虽不浪漫却很朴实、真挚的感情悄然萌生。同年12月陈省身与郑士宁在长沙订婚。1939年7月他俩在昆明西南联大结婚。

不久,由于日寇轰炸,新婚燕尔的陈省身夫妇从昆明城内被疏散到了近郊,与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家

同住在一个院里。那时郑士宁已怀有身孕,陈省身又不会干家务活,这对小夫妻的日子过得很狼狈。吴有训的夫人看在眼里,便请他俩每天到自己家吃饭。

1940年郑士宁从昆明回上海父母家待产。这年8月儿子降生。不料转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交通中断,她只得带着孩子滞留上海,与丈夫分别。

陈省身在昆明过着单身生活,虽然孤寂,但却拥有充足时间苦读他的导师、法国数学巨匠嘉当寄来的大量论文。

每年陈省身都有论文在国外发表,他的研究成果已为国际数学界所瞩目。1943年,当时的世界数学中心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邀请他去从事研究工作。到了普林斯顿仅仅两个月,陈省身就完成了“高斯——邦尼”公式的证明,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文章。接着,由此又引入以后被称为“陈类”的著名工作,为微分几何奠定基础。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省身决定立即归来为祖国效力。1946年春天,他风尘仆仆地回到上海,同阔别多年的妻子和还未见过面、已经6岁的儿子团聚。重逢的时候,郑士宁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陈省身拥着爱妻向她许诺:从今以后一家人永不分离!后来他们果然永远相随相伴,再也没有分开。不久家里又增添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温馨家园

1948年年底,陈省身再次应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之邀,举家飞往美国。他最初在普林斯顿搞研究,后到

芝加哥大学任教,1960年起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彼时,陈省身的事业如日中天,1961年被推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加州大学位于旧金山伯克利市,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如春。陈省身的家就在濒临旧金山海湾的一座小山上。郑士宁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努力营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环境,让丈夫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陈省身以其学术成就博得数学界的极高声誉。而郑士宁的善良和热情好客,也给朋友和学生们留下良好的印象。每年圣诞节,陈省身夫妇总要在家里宴请二三十名华裔学生。厨艺高超的郑士宁亲自下厨,盛情款待,使得那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年轻学子倍感温暖,仿佛回到了家乡,回到了亲人当中。

陈省身在整体微分几何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的发展,因而获数学界的最高奖——沃尔夫奖,被誉为“微分几何之父”。

在世界上作出了成绩,陈省身便想到了自己的祖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他立即回国访问。他的老同学、南开大学副校长吴大任被派往北京接待。陈省身与挚友促膝谈心,表示愿将最后心血贡献给祖国。吴大任欣喜万分,承诺一定为好友在国内开展学术活动而尽力。

几年后,由吴大任起草关于创办南开数学研究所并聘陈省身为所长的报告,几经努力,终于得到中央批准。南开数学所于1985年成立,承载着大师要把中国建成数学大国的宏伟理想。

筹建数学所时,陈省身捐款一万美元,捐书近万册,并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除分给两个子女外,再加上数学所这个“新生儿”。以后他将沃尔夫奖奖金5万美元全部捐出。这一切都得到妻子大力支持。

从1972年秋天开始,陈省身经常回国开展学术活动。郑士宁总是陪伴在侧,照料他的生活。南开大学在校内盖了一幢二层楼房,供陈省身和夫人回国时居住。他将寓所题名“宁园”,为什么将住宅命名

为“宁园”呢?陈省身对外人说自己喜爱宁静,其实里面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宁”是郑士宁名字中的一个字。妻子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才有了他“独上高楼”的辉煌。

回国定居

二十多年来,为了一个宏伟理想,这对老夫妇不辞辛苦,频繁穿梭往返于大洋两岸。

自1995年起,陈省身便萌生回国定居的想法。其实郑士宁原本是不愿来天津定居的,她生于上海,在北京长大,对天津感到非常陌生。而且她早就患有心脏病,曾做过搭桥手术,伯克利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对她的健康非常有益。但她十分理解丈夫的追求,在他作出这个重要抉择时,她依然一如既往地毫不犹豫地支持他。

1999年7月,两人迎来结婚60周年纪念日。在美国家里,他们宴请了几位亲密朋友,快活地度过了一个难能可贵的钻石婚。陈省身无比自豪地对朋友们说:“我们60年来没吵过架!”

陈省身夫妇于2000年1月回南开定居。一天,陈省身正忘我地工作时,家中发生了不幸。1月12日上午,郑士宁像往常一样,精神很好,有条不紊地把家务安排妥当。午饭后下楼跟厨师交代了晚餐的菜谱,然后回卧室休息。没料到她竟在睡梦中因心脏病突发,未及抢救而悄然离世。她走得很安详,没有经受痛苦。这正符合她生前的愿望:“不求活得长久,但愿走得干净利落。”

然而对亲人们来说,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就未免过于残酷了。陈省身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一时难以分辨这是无情的现实还是个噩梦。失去了这位伴侣、知己和贤内助,陈省身深感痛苦。他将妻子的大幅照片挂在客厅正面墙壁上,作为纪念,也作为慰藉。这里是他会客的地方,也是他的课堂和小型会议室,每天都能与她默默相伴。

2004年12月3日,一代宗师陈省身与世长辞。他与妻子合葬于南开园西南、“省身楼”前那片绿树掩映的坡地上。 据《天津日报》龙飞/文

“龙凤呈祥”被误解数千年

“龙凤呈祥”是一个被误解千年的词。凤最早作为楚人的原始图腾,是至真、至善、至美的象征,是导引人的精魂“飞登九天、周游八极”的载体。作为一个图腾崇拜,凤原本是不存在性别的。后人将之与凰组合成“凤凰”,便有了雌雄之分,凤自然成为一只雄鸟。

我国古老的动物灵崇拜主要有鸟、龙、犬、虎四类,鸟灵代表着南方的稻作文化,龙灵代表着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犬灵代表着山地的驯养文化,虎灵代表着山地的狩猎文化。在这四大动物灵中,尤以鸟灵与龙灵最为突出,并最终演化成南北两大图腾,即所谓的“凤翥龙腾”:北方尊龙,谓之龙腾;南方(尤其是楚地)崇凤,谓之凤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北两大图腾“龙凤呈祥”,在华夏大地并驾齐驱,昭示着一种祥瑞之气。

历史上楚国曾是世界“第一大国”,楚人是“不服周(周王朝)”的,楚庄王更是问九鼎于洛阳郊外。因而凤的地位与影响在当时的南中国大地上远在龙之上,而且是“重凤轻龙”。在屈原的辞赋中,凤与龙各出现过24次,但凤充当的是神使,龙只是凤的坐骑。所谓的龙舟,也是凤站在龙尾上充当舵手,驾驭着龙舟行使。

伴随楚国的逐渐衰落直至灭亡,北方一直是政治中心,龙变得唯我独尊,成了皇权的象征,凤只能作为龙的从属。于是,便有了我们在历史剧中看到的穿着龙袍、坐着龙椅的皇帝,以及头戴凤冠的皇后。凤从龙的附属,渐变为皇后的指代,又渐渐演变为女性的代名词,让阴阳颠倒几千年。 据《解放日报》成祥/文

